

杜工部七言律詩

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2
2



文庫 17
W122
2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下之一

明長洲後學薛益集註

海陽社弟程聖謨

男薛桂同較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春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
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
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立花善磨氏寄

010185191899

賦也。大曆元年雲安作生菜齋。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兩京公之俗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於朝，故梅發立春盤，皆所賞食也。高門虞作高門太宅，相沿久矣。及益見天水趙及黃鶴，註皆云：汲傳高門註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太官，重高門之地哉？註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行走，出貌。白玉盤，名織手宮女手也。青絲生菜之

細如青絲，唐制嘗以白玉盤盛生菜，頒賜羣臣。公思只兩京有此，今在峽中寒江之上，那得此春盤入眼。遠客公自謂也。未知歸定在西京乎？東京乎？題詩題春盤也。○此感時傷事而追賦聊且賦詩耳。固未得食之也。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笛詩重見首句風月二字同格。

人日 正月七日曰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

七律

下之一

二

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
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賦也人共得衆所同也一談一笑世俗酒炙之歡
俗相看俗所尚也柏葉歲時記元日進椒柏酒飲
以年少者爲先休隨酒對酒無情也金花歲時記
人日剪綵爲花勝以相遺或鏤金箔爲人勝以像
瑞圖之形取改舊從新之意闕巧爭贏故曰勝耐
寒按公前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鴛

難至春寒花較遲人日以陰寒爲忌故曰耐衝星
所謂寶劍之氣上衝牛斗聊暫拔自試也流水伯
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峩峩然若太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遂絕
絃不復鼓曰世無知音者公云自須彈即嘆無知
音江湖指荆南行路公嘗以行路爲難此云直道
而行無往不可○此言人日陰寒人當共悲而世
俗不知反尚談笑公則獨有憂國憂民之心所以

無情對酒聽家人以金勝鬪巧姑自耐此陰寒耳
頸聯拔劍彈琴乃託言以寬懷自遣皆引我江湖
之興直道而行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

小寒食舟中作

太曆五年公復在潭州率舟居小寒食謂寒
食前一日如小至之類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閨幌片片輕鷗下

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遙看直北是長安

賦也佳辰佳時也強勉強也飲字微讀去聲隱凭也
几優老之器鶻冠隱士之冠以勇雉毛為冠古有
鶻冠子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南京望長安在北
長安又號北斗城遠潭萬餘里公故鄉及帝居也
○公此時老年遠客失意中以佳節強飲然猶禁
火食冷亦不能多飲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
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濶眼昏蝶鷗輕狎

無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末感雲山之遠而望長安
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入既無
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
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相謝兩相催

賦也公病不能登高聊登江上之臺以自遣耳竹
葉酒名人公自謂也無分者以病不能縱飲但獨

酌幾杯荆楚九日登高飲菊花酒不須開以不能
飲也殊方以身客梓州也白雁似雁而小來則霜
降北人謂之霜信○此詩因感時撫事病客他鄉
聞猿見雁傷懷至矣所以淡念骨肉離散而世亂
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長
傍入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賦也登高費長房謂桓景曰汝家九日當有厄空
作絳紗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以避之纔
可免如其言還家鷄犬牛羊皆死後人沿此爲節
日以取樂鄴縣屬梓州傍郭之縣梓州今潼川州
也涪江出巴縣東南合射江不相放猶言不饒悠
悠長遠之意驪山在臨潼縣長安東南下有華清
宮玄宗每十月臨幸清路塵謂天子出幸則雨師
灑道風伯清塵叙出幸時事○此詩因在梓州兩

經重九感其未歸而作白髮滿頭羞對黃花矣然
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傍人門鬱鬱之
懷爲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扈從之地惟有斷腸
耳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

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賦也悲秋宋玉九辨語悲哉秋之為氣也吹帽晉

孟嘉字萬年江夏人晉永和初中為桓溫參軍色和

而正溫甚重之九日從桓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桓

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如初不自覺

良久取還之溫命孫盛為文嘲之笑而請紙筆作

答了不容思藍水藍田有州方三十里其水北流

合溪谷之水為藍水地里誌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玉山茱萸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皆佩蘭九日佩

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兩峰玉山與泰山華

山峙立故云高並○此詩為答崔君宴會之意而

作言嘗時嘆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則為崔君盡

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事而翻案分作一句

第三聯即莊前山水之景以寫其目之所見末則

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會可謂真盡歡

矣○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于美蓋

將二句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七言律一篇中句句皆奇一句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一詩耳如子美起聯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一聯一事翻騰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公案妙絕藍水一聯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

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二句則意味滾長幽然可思矣

小至

冬至前一日猶除夕前一夜謂之小年夜或云陽為大陰為小冬至為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刺音七

賦也天時以節言人事泛言五紋線有五色兼對
 六琯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
 長比嘗日添一線之工吹灰續漢書以葭莖灰實
 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舒柳放
 梅此春又來也雲物左僖公四年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以志休咎覆杯盡飲也○此詩正詠冬至
 日事首言光陰易於代謝次言節至而春來之景
 如此因感物華而嘆鄉國之異且欲盡飲以遣久

客之懷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
 地正想細縕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
 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憶一作認
 賦也捧御床為拾遺時也鵷行搢紳立朝謂之鵷
 鷺行唐上官儀傳造羽鵷鷺趨走傷心地言為華
 州椽趨走參謁郡將氤氳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

烟也顛倒衣裳詩小雅語急承郡將召命也窮愁日長至之日陽長陰消故謂之愁盡日一線詳前○此公為華州功曹因遇冬至感傷而作也首二句言為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為椽吏之勞末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第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茲辰言去年至日內班何其榮今功曹承郡守令人傷心所以遐想御爐之香官守懸隔不得追陪兩院故人之歡惟衣裳有時不整承奉勞職因

嘆何人誤道此日為愁盡之日不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俱長耳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繇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滿山唐本作白賦也逍遙自適貌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漢高祖降準而龍顏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宸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

促百官就班香爐蓋鑄瑞獸之形羽扇以孔雀毛
為宮扇玉几書成王馮玉几○此詩前六句追言
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未言今在華州山城寂寞也
舊與朝班為近侍而熏爐羽扇親目所見今所對
寒雲凍雪玉几由來天之北極欲近侍得乎朱衣
只在殿中欲同班得乎安得不感傷之深乎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
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秦泥去聲

賦也忽忽恍惚不寧之貌窮愁冬至日為窮愁日
泥去聲滯也風俗異方風俗鳴玉鳴佩玉紫宸唐殿
名唐內正殿臨丹壑以在野言散紫宸以在朝言
折斷也三秦秦中即長安地項羽三分關中王秦
三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此詩疑在夔峽作惟窮

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為客故異俗相親天涯之客今日不過散步林壑而諸公在朝正鳴玉佩自紫宸而出相懸如此空乎方寸摧折而嘆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五句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求

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望音房

賦也洛陽公故鄉也青袍九品服公自謂為嚴公幕下郎也有何意者無意於此也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地乎詩小雅棠棣篇宴兄弟者也棠棣之花萼不韡韡望瞻望也愁極懷鄉之愁極也○此詩因至後而懷鄉也言至後則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在蜀思洛猶困逆旅何也故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乘白馬然

亦有何意味，金谷銅駝豈非故鄉之勝乎？惟宦情
淡，鄉思濃，故不覺梅花欲放，深感棣萼方開，傷兄
弟之久別。第三句第五句應，劔南二字，第四句第
六句應思洛陽二字，梅花欲開又至後之時也。

臘日

臘日當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
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
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賦也。萱草初茁，時本不畏霜雪，卻非因煖而生，故
曰還萱草。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
口脂面藥，唐制臘日所宣賜者。翠管銀罌，所盛之
器也。○此公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言。嘗年臘
日猶凍，今年臘日如此和煖，可為夜飲之樂。況退
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喜而謀縱飲乎？

晝夜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去眠桃花氣煖眼
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
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賦也二月晝夜相平饒睡益好睡不獨猶不為也
晝分中午也桃花氣煖貪睡之時牽連引也橫不
以理也○二月昏睡不為夜短而乃中午困思至
於日落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
暴斂之未已也公豈昏惰晝寢者比乎夫亦憂思

無聊而然耳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睡第四句
見午睡至晚後四句見憂在國家而所願者去兵
乎賦足民而自比穠契豈虛語哉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
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
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賦也空山舟泊山下也旅魂驚客況不安於寢也

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帆應秋水言雙旌
 應空山言夜景如此南菊夔在南方再逢公去秋
 至夔今經兩秋北書故鄉音信也雁見前註歸咎
 於雁意亦至矣牛斗二星在銀漢邊銀漢天河也
 其長竟天遠望若與鳳城接連者鳳城長安城名
 公故鄉也○此在夔州作客中久病故園無書所
 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且天能與長安城中相接
 而公乃不得歸也

天文

江南有懷鄭典設

典設從六品掌太子湯沐灑掃鋪陳

春雨闇闇寒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紛披已打
 岸弱雲狼籍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
 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隈西東間音淹瀼音曩
 賦而此也闇晦也楚王宮襄王故宮也卽巫山雲
 雨之地岸瀼東西之岸也禁勝當也寵光雨滋蕙

葉之恩光也與雨與之也多碧蕙葉經雨則增青翠也點雨點也舒小紅桃得雨則小開幾花也蕙葉桃花自典設所居言也子真鄭朴字也居谷口修身自保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終近古逸民也引以此鄭典設灑隈西東灑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謂之灑居人分左右謂之東西時公又自赤甲遷灑西而典設居灑東也○前六句詠江南結方言懷鄭

而不得往見

雨不絕

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曰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撲空挫颺如絲飛塔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孔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匆遽未得安流逆浪歸過平聲旋去聲賦也大而有聲曰鳴雨草短則易沾泥鳴雨過而細雨繼故不沾泥而不亂條木枝枝長故惹風乍稀將止也舞石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

如燕止則爲石形有大小以小者言故曰乳子將帶也行雲見前莫禁止之辭舸大舟也○鳴雨過而漸細微故草不泥而枝風緩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鷁飛復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亦見雨不止而行舟匆遽不可緩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賦也出門趙氏謂舊作若屯言擁護屯集也誤作出門翻盆雨驟也雷霆關江爲峽所束故波聲激烈逸與佚同民歿於役故多寡婦橫征暴斂故多誅求○此亦爲崔旰之叛而作雲霾雨暴故江流奔激而日月蒙晦陰盛之極亂離之象也是時戎馬久勞於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寡徵斂不已所以其日有哀慟於遠村者公蓋卽實事以賦之

其不聊生之民可哀也哉

返炤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炤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
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賦而比也楚王宮白帝城俱在夔州正黃昏宮北
背日故易昏也雨痕雨急故有痕迹城西向日故
有返炤翻石壁石壁倒影入江故波光翻動也愁

時愁當時之亂也豺虎比亂兵未招魂公自喻也
屈原見逐弟子宋玉恐其形神離散故作招魂詞
有竟今歸來南方不可以止故公引用○此詩只
是賦雨後晚景兼自歎耳詩既成姑以返炤為題
實非專賦返炤也且言已之衰病閉門自守復憂
兵戈未息而已不得歸其情可謂戚矣

地理

望岳

西岳峻嶒竦處尊諸峰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賦也西嶽華山也在華陰縣峻嶒山峻貌九節杖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爲玉女洗頭盆也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

倥傯窮困也多事不暇也

口至天井纜容入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牖華山記箭筈峰上有穴纜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白帝西方之帝司秋之神○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倥傯之懷故賦望岳次聯結聯皆欲見之意也岳鎮特尊故諸峰序列其下如子孫之待父祖而不敢亢欲造絕頂疑非人力所及故願得仙杖以拄到之於是預道窮其登陟之路少待秋涼

寇萊公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梁昭明詩降道訪真源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賦也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船不歸行人稀見水陸多梗秦中長安也有是非言自黃草至

赤甲相去千里消息無真傳也萬里成都橋名錦水錦江水也劔閣在保寧府劔州連山絕險松州在劔閣之內即今成都府威州之地松州被吐蕃之圍指往事○崔旰叛蜀水陸道梗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劔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因念錦水之上誰家獨被亂離之苦既乃謂莫慮終堪竊據嘗聞松州曾已陷於吐蕃是險亦不足恃又以戒當時蜀叛者而言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橫去聲賦也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一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在夔州巫峽口方輿云在夔西南二百步瞿塘夾口蜀江之心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

取應不決名曰猶豫孤根灩澦堆根西來從岷江來愁愁之也久雨稱太陰鳥飛龍吟言水險惟鳥可飛龍可吟耳舟人漁子習於水嬉其意自得估客胡商遭於水厄則登岸而泣惡年少即無賴子弟鬻鹽人也翻傾盡也鹽井井水煮鹽四川多鹽井也橫去聲不繇其道貪厚利也水勢固險若市鹽無賴之徒冒險僥倖故公推及物之仁深戒如此○此詩見灩澦之漲有覆舟之事而作

樓閣

白帝城最高閣

白帝城在夔州府公是年春自雲安遷居
 城尖迳旻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圻雲霾龍虎
 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賦也扶桑見前弱水在吐谷渾西海不能載一羽
 者○此篇首尾賦窮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

旌旆樹之猶恐不禁風高而仆其峭拔險窄如此
 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縹緲而凌空也俯而觀之
 巫峽罅圻之中雲生陰黯者龍虎所伏也江水清
 淺之處日光圍抱者鼉鼉出曝也扶桑在極東故
 言西枝弱水在極西故言東影此四句皆狀其最
 高而後見末則公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嘆
 當世至於血淚灑空且屢回其白首也公之悲以
 天下豈牛山峴首比哉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陽城郡王即衛尚書伯玉也初代宗幸陝以衛有幹畧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窻宿霧濛濛濕朱棋浮雲細細輕杖鉞塞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賦也冰雪生言涼極也賀新成淮南子大廈成燕雀相賀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棋濕濛濛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愛羨竟日鉞大斧也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導假以黃鉞出討之司馬法左杖黃鉞漢宗資為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蔽塞乎乃命御者

寒之百城聞風震悚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瞻具美言新樓成而人物氣槩兼麗所謂
四美具者此也快書卷編次也有餘清言不獨耀
武而且有禮文也自公言王事畢也參佐謂嚴侍
御判官之屬也江漢即江陵萬古情萬古人情相
慕也○此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
意故極口稱美而未已首句言其樓之高次句言
其新成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其新第三聯言

伯玉坐於樓上開幕望見之者皆瞻仰其具美而
樓又有壺矢書籍故云餘清政簡多暇故與參佐
同登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風流足以起後人之
慕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一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賦也樓在江陵城之西北雄壯觀也楚都江陵舊
爲楚都開望而遠出也山岳南岳衡山及廬山也
散流而分布也江湖岷江洞庭也二儀太極生兩
儀清濁謂天地還高下謂樓參於其間而分高下
也三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
後初庚爲末伏定必也有無對待而言以見其必
無也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鎮靜不尚武也曳裾鄒

陽上書曰臣雖愚陋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裾衣襟也文儒指賓從白頭公自謂也授簡梁王
游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愧公
自耻也○此廣前詩之意而言此樓雄壯高大故
登之以望遠但見衡廬高出於雲外岷江洞庭散
流於地中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樓乃中立其間高
敞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爲有乎以爲無乎不
問可知其必無也且謂王之專制惟以鎮靜而不

生邊釁終日多文學之士公亦嘗預其間遂以受簡不如相如為愧蓋因王請詩而承之以謙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本曆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脩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
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看君空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脩音宥日

賦也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相近其地四時積雪漢署借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制尚書郎四

人口含鷄舌香以奏事時公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蜀故言我之淹泊不去者非不可隨朝含香奏事只為愛此樓也開錦繡峽路絕壁有錦繡巖松得風而聲如笙簧二句即水樓所見之景漢王喬為葉令漢方術傳喬河東人顯宗明帝時每月朔詣臺朝帝怪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

賜尚書官屬履也真賜謂即真也時終明府為功
曹攝奉節縣令謂當即真賜履也尚方主作御
器物之局也末引喬事○言此樓之高涼疑若仙
家願明府真為令尹受鳥於尚方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捺尚不
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
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繻音須

賦也呂氏春秋宓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宰單父

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前漢武帝時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初軍
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曰傳還當
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後軍為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
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繻傳符也承家以
明府同終姓故其棄繻之節捺猶存今在茲言明
府治同子賤也傾蓋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

而語終日猶交蓋駐車也言明府能好客也奕方
言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此篇專美
終辛首以邑宰終軍事對起第二句言明府能繼
終軍第四句言明府能為政第三聯言明府好客
令人親愛過客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翁
亦來此賦詩以美之末卽述景趣瀟灑亦描寫明
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賦也來天地自有天地以來春色卽來也方輿勝
覽云玉壘山在灌州寇盜謂吐蕃後主先主子禪
梁父吟孔明所作昔齊景公有士二人田開疆公
孫接古治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
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

物田古慚亦勿孔明出齊城門吟以嘆之亦興廢之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一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花近高樓可以娛登覽之目矣而反傷心者蓋以萬方多難而公久客獨登因感自有天地春色卽來至今如此而玉壘之浮雲則古今變態不啻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遂言

華夏之統本自嘗尊則蠻夷豈可輕犯斥吐蕃并入寇也故嘆後主爲亡國之君尚猶祠廟蓋繇孔明有匡復之心故也故爲梁甫吟以憶孔明惜其志不遂後三聯皆所以傷心之實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羌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賦也陰陽日月也短景冬之日短也霽晴也悲壯
彌衡搗漁陽搯其聲悲壯三峽荆州記巴陵有巫
峽明月峽廣澤峽影搖動漢武時星辰搖動東方
朔謂民勞之應非其所而哭曰野夷腔之歌起漁
樵臥龍孔明也躍馬公孫述也黃土墓也○此公
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首句驚歲之晏第
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
壯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此二句舊云對

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又云雄渾瀏亮冠絕古
今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聞戰伐者傳聞軍
敗而士卒之家哭未聯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
人生亦徒然耳而我於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
之寂寥乃適然豈固為我之困耶○蔡條西清詩
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
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二句人徒見陵
轍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正平方朔二事善用事者

繫風捕影豈有迹耶○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此詩乃太曆元年崔旰亂未息在夔州作

眺望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嶓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入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涪音浮
嶲音髓
賦也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北涪水原出西羌自

州東南合射洪江淒淒射洪之地寒少故仲冬始
有淒淒之景越嶲郡名三蜀秦置蜀郡漢置廣漢
犍為巴渝二州名屬重慶府五谿馬援擊五溪蠻
夷謂雄徧西沅辰也在湖廣辰州界○公往射洪
野望而作此詩首言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
西冬景始淒次聯申詠山水首出山水二字與立
春吹笛一格同鶴鳥望時所見風日淒涼故問何
事而舞覺得鳥飢而欲啼酒煖色綠射洪寒輕仍

綠客行感傷第無人携酒以消愁耳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
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
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賦也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本唐維州
今威州是也三城即松維保三城其地有三城戍
守以備吐蕃清江即浣花溪萬里橋公草堂在其

西○此詩公在成都寶應元年作言望野之際遠
則見西山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捨擻同氣乖違
一身遠客於此衰老多病畧無報主之效聊欲出
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條適以增其感傷耳
明年吐蕃果陷京師西山諸州皆沒

亭榭

滕王亭子

在閬州玉臺山上閬州今屬四川保寧府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
裡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甚濃華化滿
自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賦也君王滕王元嬰唐高祖子也高宗調露年間
出為閬州刺史務行寬大民甚懷之建觀於州城
北玉臺山上而亭在其內巴山閬州古巴子國故
山亦謂之巴山即玉臺山丹梯四川保寧府巴縣
南龕山上有丹梯書院仙家謂玉臺觀也麗美也

珣相雜貌出牧謂王為刺史也來遊公於廣德二
年春又自梓州挈家往遊此亭閬有亭又洪州有
閣及有碧落碑在焉○此言滕王已去而亭存尚
可躋攀故即其所聞所見之景以傷之如此然又
以王之遺德在入傳頌不已故公來遊亦自忘歸
題鄭縣亭子

鄭縣即長安華州公是年夏以直言被讒出
為其州司功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馮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賦而比也亭游春亭也鄭縣屬華州治亭在華州西路上岳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故名華山又名華岳峽間有地名大路周武帝寶定五年太宗宰晉公宇文護所築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糧道是也長春

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去亭才一舍耳雀欺燕喻小人欺君子蜂趁入喻羣小趨權勢○此公始至華州而題此亭也據亭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公之新興遂即所望之形勝以一詩為未足故更欲多題又眾人皆散而已獨留恐徒傷已之神且一吟而止

果實

題桃樹

小逕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空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專書正一家

賦也此詩公再歸草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故
題之也言升堂之逕舊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
亦任其遮過此逕人行其下今樹枝愈繁往來之
人遂繇斜逕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來皆聽
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

簾當戶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鴉
來止亦莫肯任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
實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堂
而言也未聯感今懷舊言昔非如今日家家寡妻
處處羣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
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非止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

破萬顆勺圓訝許同意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賦也筠籠竹器寫傾出也訝疑怪也唐制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隸門下省大明見前唐制賜近臣有宴故曰金盤玉筋○此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亦及時故云也自紅其餽出於野人竹籠盛之所以細細俾

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破傾出雖多怪其勺圓如詩之同第二聯遂憶往時任左拾遺之日同霑省臣之賜擊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不知今日玉食亦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空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窗書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
自雙茗飲蔗漿。所有羨饜無謝玉為缸。
賦而比也。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尹。
至德二年，改北望傷神，謂長安迫於亂也。艇小而
長為農之用也。芙蓉蓮花也有並蒂，雙頭者無謝。
猶言無用得也。○此詩公與細君泛小舟而作，雖
在第二句見題，而首尾皆為進艇之事，言留滯蜀
中辱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神而偃臥也。因

欲遺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稚子浴江，且相聚為
娛。蝶之相逐，蓮之並蒂，雖若進艇所見，意實比夫
婦同舟，所謂興而比也。未言以茶為飲，以蔗為漿，
隨其所有而携在舟中，且以羨饜盛茶，與漿其潔
白亦不讓玉缸之盛酒，聊自遣其傷神耳。
城西陂泛舟

城西陂即漢陂也，在長安鄠縣西。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
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賦也青娥古有青桂嫦娥比歌姬之美也悲言遠
聞簫笛之音似悲咽也信猶任也檣帆在也古詩
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而歌故
謂之歌扇酒左傳有酒如池有酒如澠語故因之
立言○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首言歌姬管籥之
備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可望而不可親悲

遠夫聲聞於天自信其動徐看其牽中流自在行
也第三聯艷而不淫所謂麗之則者也末聯實事
然在樓船上數見小航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
信可樂也

橋梁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在蜀州作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

表日落青龍見水中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
川功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見音現
賦也同齊蹇叔也華表橋前一柱曰華表續神記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有白鶴集其上云有鳥有鳥
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
學仙塚壘壘題柱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西去
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
乘傳車過其處濟川商書高宗命傳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合歡諸註或缺或云不解虞作沿爲
歡飲過棟逕云誤改作觀又起人疑益爲反覆定
作觀無疑蓋題原是觀字耳陪李合觀之際因笑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
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此詩首句
言此橋雖竹而結構牢壯與木橋相同次句言人
不必寒裳涉水而行道通也次聯上句用了事下
句比竹橋如青龍而長也過棟逕註作橋影益按

蔡夢弼說爲是青龍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乃遁去第三聯上用相如事以自謙下則言李造橋之妙未笑秦無成功不如此之易成也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江池在長安城東南

雀啄江頭黃柳花鳩鵲鷓鴣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

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興也鳩鵲鷓鴣皆水鳥鳩鵲似鳧高脚毛冠非春事言遊賞乃少年所宜故白髮則非矣青門見前○此詩第五句云近侍只今難浪迹言不容浪漫厠迹於朝間矣其罷拾遺明甚次聯言我雖白髮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陪鄭八丈盡飲戀此曲江之物華耳物華指起二句頸聯言我雖不得爲拾

遺不預近侍之列矣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豈
容已乎言必須更受一官故未聯又勉鄭八文出
仕而未須隱也謂我白頭猶欲仕況如丈人之強
健者乎○又註作爲拾遺時作則通篇不稍矣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
薄冰漿盃碧瑪瑙寒悞疑茆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賦也主家公主家也按潛曜尚明王臨晉公主廣
文學士虔之姪其宅在河南新安縣公開元廿九
年在東京祭遠祖留居四載簾竹席青琅玕竹也
簾以竹爲漿水也琥珀千年茯苓所化言酒色如
琥珀麓山足也磴登陟之路也霾雨土蒙霧也秦
樓秦女弄玉吹簫於樓見前鄭谷鄭子真耕谷口
亦見前○此公宴於駙馬而作前四句極言洞中
陰寒而富貴氣象自見烟霧霏微簾紋清滑洞中

淡陰香故也酒濃而見琥珀林之薄冰水而凝瑪
瑙盃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
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
磴在雲表陰霾之間矣因此見洞中乃秦女鳳樓
之比非若子真之谷故得聞珮玉之聲清亮可愛
又豈草堂所有乎可謂誤疑者矣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賦也斷腸阮晨聞笛曰客中月夜聞此聲韻使入
斷腸樂音陽爲律陰爲呂關山月笛曲名也幾處
明言少也胡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爲胡
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遂棄圍

而去武陵曲樂府橫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
武漢浚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閉生袁生者
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漢深曲曰滔滔武漢
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漢多毒潘故
園杜陵也折楊柳亦曲名盡生楊柳盡生也○此
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
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一句堪北
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

想南征者因此笛聲而想桓伊之善弄也未言秋
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
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增註下之一終

七律

下之一

五十三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下之二

明長洲後學薛益集註

海陽社弟程聖謨

男薛桂松同較

禽獸

見王監兵馬說近山有白黑一鷹羅者久取竟
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鵬後春生騫
飛避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一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
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
下鞬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賦也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潔白也恣縱也千
衆也或疑作于自獵言鷹所以獵者野鷹不假於
人故曰自獵鞬捍以皮爲之史記註臂捍也東觀
記太守桓虞曰吾吏如使良鷹下鞬命中耻下鞬
不受人拘束也鵬却避楚文王好田獵有人獻一

異鷹俄而雲際有一物鮮白不辯其形鷹見之竦
翻而升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
千里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故爲鷹所制
三窟戰國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
其死耳○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
立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深藏而恣
意遠飛也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
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爲欲以網羅求之耶本

是野性不受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
鷹可與爲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
鞬之上以馴養也此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未言如
大鵬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免穿三
窟之內則不必深憂以其不屑于小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
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
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賦也黑鷹如漆故云不意人間有此鳥也北極極
北也雀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
然陽臺見前神女○此篇詠黑鷹也北方純陰之
地肅殺故剛勁之鷹生焉從北來故超越紫塞之
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虞人自欲羅
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臆盡春生
之後向北而歸則與鷹之北向者同歸必爲所猜
而不敢同飛也未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爪

本律
日實異凡鷹亦徒嘆羨而已又按白者嘗有故結
猶抑楊黑者絕無結浚贊美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
生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
此身暫語舡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賦而比也兩度公在潭州兩見春燕時居舟而燕
至舟中有感而作謂其舊入故園嘗我爲主今在

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二
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已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
而其營巢益傷已之無家也

虫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
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並弄
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不歸

賦也坐如黃鶯並坐之坐却如却立之却俱指螢
 言初見螢火飛有一螢從疎簾入又入坐人衣襟
 而明忽然飛遍室中覺琴書冷靜不肯留炤復出
 簾前則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疎却又傍井欄而
 飛漸添多矣其偶經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
 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言客居衰老
 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寶應元年嚴公自成都召還公亦去成都周
 遊梓閬間者二年至廣德甲辰春嚴公以黃
 門侍郎節度劍南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
 得歸却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繇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沽五馬舊曾諳小逕幾回書札待潛夫

賦也按寶應元年代宗即位自成都召嚴武還拜

おは
 竹

京兆尹明年葬文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
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
蕃收鹽川加簡按吏部尚書文翁漢景帝末為蜀
郡太守見別李詩註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
寸分而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以為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
京師左以與之丙穴蜀漢邛皆有產嘉魚郫筒成
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曰郫筒酒至

今如此嚴公往時嘗以行厨携過草堂暨今復將
携也五馬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公自
況也○此言所以赴成都意也自武去後成都多
故公不敢歸峽今始得歸也嚴公再來閭閻之民
必復還前日揖遜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
公言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草堂松菊荒蕪亦
何恨矣况丙穴之魚嘗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郫筒

杜律

卷之二

七

之酒嘗飲而憶其不用自酷嚴公舊嘗全草堂其
五馬亦能識小逕而今數遣書相促待我歸來矣
必又將行厨具酒魚而來訪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比隣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賦也白蘋水草也故園指成都浣花溪草堂非如
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者矣

雪山西山也在威州與吐蕃接斥候斥度候望邊
疆守防探消息者也無兵馬時罷三城之戍寇盜
息也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候其歸
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遣弟占較草堂則云鵝鴨
宜長數恐其惱比隣柴荆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
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不為輕
訝鵝鴨自制之不令其聒惱鄰家此聯預言到家
之事無非喜辭習池晉山簡字季倫永嘉初為南

征將軍出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俗有佳園池
簡每嬉遊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公自
比草堂爲習家池上嚴公爲山簡言嚴公不過草
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況受再鎮之命
而來其賞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而比鄰亦且不
厭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
橋刺藤梢咫尺迷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書籤藥裹封蛛網
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音一飲醉如泥

賦也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箋
故號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
公之草堂在焉解曉也泥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
在水中則活失水則如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
荒蕪也無人故竹盛而寒竹盛故映沙而碧橋刺
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爲荆
刺所傷直以出入爲憂土著之人爲密竹所隔亦

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籤藥裹無人拈動必爲蛛
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過野店山橋以公不在草
堂而不相過矣未旬却問嚴公肯來籍庭前茂草
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薙荒穢先拚一醉以同臥
春草也後漢周澤爲太嘗清潔盡敬宗廟嘗臥疾
齋宮其妻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
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嘗妻一歲三百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嘗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賦也江檻卽水檻落殺也湍波流澿洞之貌新松
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斬惡竹以培好竹也生理
治生之理也閣老指嚴公兩省相呼爲閣老至德
間武爲給事中公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紫金丹
道家有此丹服之則化腸爲筋變髓凝骨長生不

死三年奔走謂徃來梓閬間也○此篇言向時嘗
 恐沙岸之崩損及藥欄故於水檻之外設為隄防
 以減殺風湍不使岸崩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
 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為但
 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顏則欲求丹藥以養
 之耳蓋自嚴公之去三年在外勞苦羸憊之甚始
 信世間有此艱難故欲復歸草堂抑何幸乎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凡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隣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其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賦也錦官城即成都府城烏皮凡以烏皮累凡也
 亂兵入謂徐知道之反吐蕃之寇也總戎謂嚴武
 雲鳥陣太公兵法之陣名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
 無窮者也遊子公自謂也芰荷衣楚辭采芰荷以
 為衣○此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
 凡在而已然猶不忍舍而思歸也昔為避兵而去

木律
今回又恐隣人多有避兵亦去而不存者因嘆天
地許大而我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且懷古人
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慰焉回首兵戈如此
百念皆灰而機心甘息因羨嚴公軍容之盛必能
安蜀則我服隱服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嘗怪偏裨終日
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

鷓鴣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微音叫 下上聲

賦也怪異也偏裨諸將校也旌節節度使麾幢也
隔間也武初尹成都召還間一年又來故日隔年
回蓋言既去而又回也徼境界也啼鶯合夏初時
也鷓鴣水鳥今作青雀畫之船頭以禦水患也○此
詩公將去成都赴荆南聞嚴公再鎮蜀故且待相
見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而成都重鎮必
得濟世之才如武者可也每怪諸將心嘗懸待而

不至不知嚴公果然去而復來故我欲出巴境正值
啼鶯相合欲乘快舟之便以赴荆南然猶遲遲未
去者身老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耳
蓋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
抱乎待之之意亦切矣○黃鶴曰按唐紀上元歲
在辛丑屬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爲成都尹今此詩
待其至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次年
則寶應歲壬寅屬元年公作此詩嚴公未到時也

題曰待本是明確不知虞邵菴何據而鑿云隔歲
嚴公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今並存以俟
博學家定之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按唐於高宗顯慶中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
與門下省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中改爲左
右史每皇帝御殿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
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

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敷奏文表監起居注則
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納者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
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簡白
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賦也獻納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
玄宗改為獻納使雨露言天子恩澤也地分分其
地也切近也清切謂中書省地在樞近也任才賢

所謂舍人為文士之極與朝廷之盛選者也退食
退朝而食於家也封事封章也漢儀密奏皂囊封
版故曰封事唐儀便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
青畫戶邊鏤中為青瑣文天子制也宮門曰闥窗
即斷窗舍人之窗謂省房也白雲篇者山林之士
草莽之言必簡點而後收即章奏之屬也漢楊雄
字子雲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
明之庭從祭后土於汾陰行陟西岳從上幸甘泉

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為臨川羨
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以勸
公是時欲進勸封西岳賦也吹噓謂薦拔也○按
獻納使封豕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必起居
兼獻納故篇中以受言事美之而終欲因之以獻
賦也今田舍人在中禁賢才之署既畢注記之事
復來獻納使之司收入所上封事付與官女使之
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瑣闥舍人之職也檢點

白雲篇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
而地分之清切未遂言已欲進賦而有望其吹噓
焉推獎之意耳

奉寄高嘗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我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相憶
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那音稽
賦也汶水名即今山東汶上縣那如也言飛騰無

如此也。總我楚蜀言高先為淮南節度使後為西
川節度也。應全未名位之極應未止此也。方駕並
駕也。曹劉魏曹植字子建劉楨字公幹皆有逸才
建安七子中人不啻何但也。漢汲黯字長孺建元
末為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陽寢謀又召為
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兵民不相得吾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居淮十年卒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
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錦水錦

江水也。○公初識高嘗侍必在堯境故云汶上又
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適乃出授節鉞入
為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雖握重兵然論名
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
過之入為侍從則朝有汲黯野憶廉頗其見重於
內外有如此者以此比適我獨流落於蜀為天涯
春色催其老景惟有憶別之淚甚多錦水為之增
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炤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尤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賦也淮海維揚俱揚州古郡名章彝揚州人才智過人曰俊金章印也紫綬紫絲綠繫印者也此則刺史之職青春年少也指示曰指手使曰揮史傳

中用以爲處置義回天地動鬼神者蓋極辭以譽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此詩豈非將行時爲武所殺又按章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爲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

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
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廼留恂公美章彝善
守東川恐如關寇不得去也沈約恩倖論明揚幽
側惟才是與○首句言其人材之美次句言其章
服之貴頷聯言其力量謀爲之大頸聯用一事言
梓亦當再留彝不應聽其行關比其任留後寇比
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囑其入朝承天子
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言反

言以激之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劍州在閬州北今之保寧府也公於是年春
在閬欲南下遊荆楚因嚴武復尹成都遂不
果行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
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艷瀨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本傳
賦也使君唐制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繡衣使君
同稱驅並逐也盡古今高義之人與之齊驅也坐
劔州指李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
興教化見蜀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
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
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多文

雅文翁之化也漢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
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
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
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灑
灑堆在夔州峽江之口滄浪即漁父所歌滄浪之

水在楚公時欲南下也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
 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
 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此詩與秦待
 嚴大夫詩同時作也李如此高義而寥落遠郡久
 淹故美其才而惜其位用文翁郡守事應高義用
 李同姓未侯應寥落第三聯預道巴之南下必經
 瀘瀕而自傷衰老既至滄浪甘於隱遁末言兵戈
 之際再會應難我到樓上惟有回首向春風以相

憶耳情何至哉

奉寄別馬巴州 巴在閬東今為巴縣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
 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
 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

賦也後漢馬援字子淵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
 兵策封伏波將軍蕭何高祖紀何為沛主史子孟康
 註曰主吏功曹也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

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
僕夫整駕珂石次玉又太貝可為珂裁為馬勒飾
者也○按廣德元年公在梓州補京兆府不赴此
詩自比蕭何必作於廣德元年已後此必因不赴
功曹將東遊而寄別巴州也首句稱美巴州以馬
援期之次句自謙無志於仕第三句自言欲去之
久第四句言荆南雲水之濶我將往彼第三聯言
我終往彼垂釣不得一會巴州而別也未言巴州

之興不在洞庭湖而在鳴玉趨朝信為勳業終歸
而非已所敢望者矣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二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走去聲塞入聲
賦也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各五人掌傳令諷
過失贊禮儀韋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與

本集
公同爲長安人韋杜鄉中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
尺五未央宮名漢高七年至長安使蕭何治未央
宮韋杜之居皆在宮前也爾家指韋言三象斗魁
下兩兩相比爲三台星韋氏多有宰相故云最近
魁三象而去天尺五之語則一家所同惟在未央
前甚近之辭也第三聯言贊善北歸則遇雨雪之
凍乍開下句公南遊則見花柳之春色盛蓋北寒
南煖故耳洞庭春色送別時景也悲悲其別也九

歌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既
春好景又云悲公子正以好景乃堪悲而重嘆已
之忘歸也范蠡船公自謂舟居也○此詩公在荆
南送韋此歸而作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
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
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

七之二
七

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傍去聲

賦也崔乃公之表弟江閣公所居白帝城崔所居
第二句自天明坐至午不見馬來迎倒句法也次
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雨細儘可入城後
四句只是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按天寶十二載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北九曲部

落梁丘為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
帶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
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賦也崆峒陝西隴右山名青霄喻帝廷使節指哥
舒翰上青霄言領吐蕃降王以朝也降王來降之
君長款納款也宛馬太宛國之善馬嗜首帶草總
肥者蓋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

萬馬八萬餘匹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從衛
 青為嫖騎校尉斬捕匈奴嫖姚勁疾貌只數者是
 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以翰比去病也陳留在開
 封京兆皆地名阮瑀字元修與陳琳並為曹操軍
 謀祭酒記室謂梁丘為判官也誰爭長言莫之先
 也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日
 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謂梁丘從翰入奏捷
 也早見招言年少為翰所招也才並入言梁丘薦

拔翰之麾下賢才也漁樵公自謂也○此詩前四
 句先美哥見田之因不失親當時邊將盛名無過
 哥者如漢獨推霍也第五句用曹操辟阮瑀比田
 為哥所辟第六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末言哥之
 麾下人才皆賴田汲引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
 蓋囑望之辭也○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詩霍嫖姚
 對春首藉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
 辭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李對文章

春首蒼對霍嫖姚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寄嘗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
衆海鶴階前鳴向入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旁去聲
賦而此也空復春言徵君向隱於白水青山之間
今已應召而去則山水無主空自春耳禮聘不起
曰徵君傍風塵言出仕也楚妃美女有絕衆之色

以此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也此亦微詞不以
丈夫許之雖褒而實貶也海鶴本有冲霄之志馴
養階除而鳴向入此惜徵君出而受祿則不能遂
其初志也糾紛雜亂貌絕粒辟穀也藏身爲吏隱
以避禍也雲安時公所居也新加盛也○嘗君去
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而公寄以詩諷慰也
言山水無主空復春者以徵君之出也遂叙其隱
德本如楚妃之絕衆今出而受祿則如野鶴之依

入矣蓋爲之嘆惜也又言今在多事之中尚修辟
穀之術所以羈於官者爲吏隱以逃難耳非貪位
也況開州涼冷不似公雲安之不可居亦寬譬之
意也○盧公胥鈔云今詩之不及古者只爲今費
辭說無餘地耳如杜寄嘗徵君一首字字沉痛而
說者類云諷刺只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
通篇皆錯夫傍風塵猶是奔走道路耳今少壯蹇
躓猶與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志

士傷心處若海鶴句卽所謂低顏下色地故人知
善誘意况鳴向人者海鶴也豈鷄鶩流哉萬事糾
紛猶然絕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辛向誰
人語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
時不知下淚幾行乃忠厚之至也而人反猜爲輕
薄寄徵君者不亦難乎爲徵君者不亦難乎杜詩
當發揮者甚多聊舉一隅引伸觸類全部迎亦而
解矣

寄杜位

按位公之姪嘗為考功郎中以朔州刺史貶
新州時移近郡觀公送栢別駕赴江陵詩題
則位以行軍司馬在江陵矣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足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離去聲
賦也新州屬廣南道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杜位

被貶於此時朝廷寬其罪移於近郡尚百憂者雖
離貶所尚未得還鄉也皆萬里所逐非止位也流
竄也塵隨眼時段子璋反東川迫近江陵玉壘山
名在成都府青城縣時公在焉曲江在長安城北
為勝遊之地與杜位宅近公之故鄉也○按公在
嚴武幕為參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在前未
相見時所寄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
其憂次聯憫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

其多憂而頭白未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
復返昔遊也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嘗開九江日落醒何處
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
使來故馮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賦也崔吏部漪謫荆州司馬九江即今之洞庭也
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

皆合於洞庭湖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柱觀
張華博物志江陵松滋縣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
衆梁皆拱此柱后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
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
休臺是也灩澦堆見前註○崔漪必嗜酒雖以吏
部謫爲荆州司馬猶不廢酒杯故公隱之而專言
醉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
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

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嘗開而嘗開尊所以為醉司
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已之人傾盡
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便信可寄平安之
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荊州耳

尋訪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龕糲腐

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糲音辣

賦也老病公時病肺也謾且也江錦江也干水涯
也百年龕糲言公平生受用不過龕糲飲食而已
糲糙米飯也藥欄花藥之欄檻也○此必遠客慕
公求見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
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佳客車馬駐江干
耶遂言與賓款久而簡率之甚見賓相親公之安
貧既又與其再至而表愛賓之誠然賓亦非嘗人

矣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上元二年作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遲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釀呼取盡餘杯 釀音孫賦也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寫

其幽居之狀如畫食無餘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沾餘瀝寫其真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講俗也

巖中丞在駕見過

公自註巖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莫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賦也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戎戎車也
小隊非出征故隊小用以自隨爾雅邑外曰郊郊
外曰荆野亭公草堂也東西玄宗在蜀合東西兩
川爲一道以嚴武鎮之南北自蜀望長安爲北蜀
爲南也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
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
相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
卽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問辟爲東曹掾謂

掾

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
當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
菰米葦菜鱸魚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爲耶
遂引去魏志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
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
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
處皆穿在家嘗着皂帽布裙而已隋天文志少微
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星明黃

則處士舉矣○此詩言嚴公枉駕草堂遂美其撫
安全蜀而已得依歸且以已嘗去官入蜀已而召
補功曹不赴故以張管自況又表嚴公獨能知已
於寂寞之濱亦良厚矣○益聞評詩家往往疑公
以少微星自居處士似倨及讀張文介少谷廣列
仙而後知公非倨也天寶中有王皎先生善他術
於數未嘗言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日時將亂
矣為隣人所奏時上春秋高拘忌其語上令密詔

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
厚二寸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
履至達奚家方知其異人也後又訪杜甫於浣花
溪謂甫曰君今雖偃蹇他日大名當垂之萬世固
少微垣中宿也此足破眇識家之疑矣

嚴公仲夏在駕草堂兼遣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馨交歡
 賦也行厨嚴公自携酒饌也玉盤盛饌器也將軍
 指嚴公凡言百年只是下生終身之類老農公自
 謂也何有言家無所供奉也○此詩起聯賦其饌
 具之盛騎從之都次聯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
 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繇嚴公禮貌矣者不自尊
 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
 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

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耳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
 浴隣鷄還過短墻來綉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
 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賦也白屋白茅覆之謂草堂也鶴水鳥似鶴綉衣
 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綉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

本傳
大獄指王言皂蓋漢志二千石者皂蓋朱兩旛習
池晉荊州峴山南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
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此首
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及開門時適見鸛浴
鷄來而無任孤特遂言侍御既携酒過高使君嘗
宴于草堂曾折梅野必不能忘情於此故請王邀
高同到須成一醉而歸如習池風致可也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旄出城府，草茆蕪徑欲教鋤。

賦也拾遺公舊官也水竹居卽草堂也奉引道駕
也謂扈從肅宗沙苑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成都
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
錦江因濯錦鮮明故得名晉謝安字安右隱會稽

與王逸少許詢友遁遊放情丘壑有東山山半有
 薔薇洞即謝安遊處晉阮籍性迂懶禮法之士疾
 之如讐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此公自
 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
 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故又言彼
 時乘官馬濫職而今真遂其性第三聯謝比嚴公
 以阮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
 豈謂其疎略哉若果枉駕出城來我當除道相待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
 廢花枝炤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賦而比也才微不天也歲晚不進故云尚也句還
 成謂偶成也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
 側藏之以為太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
 冕元服以發寶賈客見之俛而拵口笑曰此燕石

也與瓦甃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星隕左僖公十
六年春隕石於宋五星隕化為石又星隕如雨隋
珠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
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
之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喬
口橘州皆在長沙郡之潭州促速也○此公因郭
以德望詩名譽已故言我之才弱而年老但有虛
名而已又況臥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

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花偶然有作然其作
也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
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
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郭在橘洲相去甚近故
未又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繇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入自白頭

賦也東閣即東亭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
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
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
開對花彷徨終日與陰鑑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
○此言裴以東亭官解所植之梅而動詩興正如
何之在揚州也遂言此時對雪猶未免遥相思憶
況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又逢梅花豈能不題詩

遠寄耶然幸爾只寄詩不寄梅若折來則傷我歲
暮之情折來且傷歲暮如使至蜀同看則尤起思
歸之愁矣且此江邊一樹垂垂而發朝夕催入能
令頭白此必裴詩有惜不與同看之意故公和意
云然耳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韶故鄉同姓非親族也黃門杜鴻漸也時

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
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
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賦也令善也韶時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
船滄水使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衡
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

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退齋三日遂
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者莫出猶言無過
也杜陵有南北杜最為名家相國指鴻漸歸朝入
秦時建都在秦地也論兵地馬上論兵舟中可知
見韶與鴻相親近也拖玉玉佩也腰金金帶也以
鴻漸之貴言身鴻漸身也吟蟋蟀詩云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時季夏送行欲其在途勿遲遲也聞公
聞之也黃閣漢蕭何所造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

丁人於麒麟閣○起聯美杜韶次聯美鴻漸三聯
韶為從叔親愛而黃門從叔貴重之身豈得易親
未聯因韶以勉黃門須早歸朝策勲以宰相而與
功臣之圖畫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章彝主人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公自註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賦也作為也央盡也籍籍名之盛也新京兆者成
都前號南京蓋竇已為成都少尹故因入朝而期
為三輔京兆也漢趙廣漢宣帝朝為京兆尹發奸
摘伏如神張敞字子高漢宣帝朝尹京兆九年嘗
為婦畫眉○前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
之餞飲也言刺史送客於橘亭之上玉杯行酒分
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
然以公則自傷衰老宜其難於為別而竇少尹之

賢聲後此入朝必遷為三輔大尹故以張趙預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栢二未詳別駕中丞皆官名栢二之兄栢
貞節也江陵今湖廣荊州府屬縣起居猶
云動止即今之問安也衛尚書名伯玉太
夫人伯玉母也從弟公之從弟時在江陵
故因此詩以示之也行軍司馬官名位杜

位也時栢貞節新陞夔歸峽忠萬五州防
禦使隸江陵節度使衛伯玉時為江陵節
度使尋加簡投工部尚書中丞乃其屬官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臆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
賦也中丞栢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
弟也問俗詢民風也畫熊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轍

頻頻出問俗恤民隱也愛弟栢二爲中丞愛弟也
絲鷓鷃水鳥彩色畫於船頭以鎮水怪五州唐書
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
度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衛爲尚
書故曰八座太夫人楚宮在夔臘送荆門水者言
凍釋而流順也碧海日出之地雲偷其春言天光
曠明見別筵之晴景也未聯乃寄聲杜位非惜一
詩不以示汝當知向時一毛今盡白矣亦爲苦吟

之故是以少吟也○過棟云寄聲杜位願其不惜
詩寄而又欲其知公之已老親親之情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分音問
賦也別筵送別之筵方會忽別言忽遽也分別也
言不能辨別也漢李夫人病起見桃花盛開不悅

武帝問其故李曰不分桃花如錦惱人病眼帝去其花不別桃花之紅以其艷治若咲也生憎柳絮之句以其飄零無定也此皆別時之景即所謂春色無賴者也劔南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分天下為十道九曰劔南道開元廿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而劔南治益州○此詩言幼年相得壯年相違四十年間兩無音問久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今則偶爾相逢又為別筵而去

可勝情哉所以如桃憎柳者為其春色無賴之甚別筵酒邊見之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劔南道即今四川 別音必

又送辛員外 在惠義寺作先有絕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炤一作送客杯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入開同舟昨日何繇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賦也首四句寫惠義寺別筵之景也何繇得隔日

必與諸公爲泛舟之遊故云然也何繇得言其佳
會難再也未擬回公今日同辛自梓至綿歸期未
下也其誰來預道從綿別幸其誰回轉也此蓋寺
中之賦別繾綣浚情溢於言表矣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
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賦也青簾白舫劉濬歸荊州白舫百棹皆綉帆青
簾人呼爲天上樓船天地回峽江秋水之盛天地
爲之回轉舟行固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岩而上出
楓樹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落葉之聲故曰倒聽
順水搖櫓忽見菊花而行疾已過故用背指二句
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妙貪趨急於趨
往也發發舟命朝命也南極一星指祕書赴召也
北斗長安城名五雲五色雲也三台星近北極上

台司命大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三公
之象也指杜相公鴻漸也○此詩太曆二年六月
劔南節度使杜鴻漸自成都入朝辟李秘書入幕
杜蓋先行李追赴之也言李乘舟而下寫其順流
所經之景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一星比李
自南上北望雲中三台比其赴杜之所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黔中秦郡名今四川重慶府黔江縣也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
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
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家音茹
賦也大家尊長之稱如婦之於姑也後漢曹世叔
之妻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爲大家子
穀爲陳留縣長大家隨至宮作東征賦以叙行李
又作女誡七章今行於世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

詔昭踵而成之竹筴，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篤，冬月思食笋，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史筴為之生，持以供母。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泝流而汲，母喜魚膾，夫婦嘗力作供膾，母性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之，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嘗以供一母之膳。黔陽黔州黔陽郡○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庭子

而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即舟行之景借泣竹躍鯉一事變見用之見其奉母之道也第三聯言別意雖不堪然此艱危之時浚賴判官之才以濟之使慕之辟不可留也未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浚致飲餞之殷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樛散鬢如絲酒後嘗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
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中 去聲
賦也樗散出莊子不材無用之木也虔自稱老畫
師者若自譽而自嘲亦玩世之辭也譴責也中興
肅宗收復兩京也倉皇急遽貌邂逅相遇也虔好
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書之
殆遍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
曰鄭虔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著

書八十餘卷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偽授虔
兵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
壁虔即析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此
憫鄭公之才不得用世酒後自稱畫師固不得志
矣今萬里傷心正為嚴譴之日百年垂死又際中
興之時何其多不幸也惟嚴譴故倉皇就道之速
公又往餞不及此後無路相期而會亦無繇矣故

未句直期地下以盡交期蓋公度其終無轉移之命故云然耳虔貶後數年果卒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公安縣屬江陵少府今之典史匡贊匡助縣

令之政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此一作別

賦也北史韋夔傳字敬遠尚志夷簡淡於榮利微辟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文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又舊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一品嘗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栖谷世系表以夔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以別之○韋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致之語次聯囑其頻附

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徒爲無益後
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愁耳○是年
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賦也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着五

色班襴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荆州記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有重嶺高岷涯間有石
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
入西陵三峽之西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皆出
峽所經也○此詩子美自謂深悲極怨爲韓亂後
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言亂世無人戲彩娛親
因嘆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
爲一家而韓之往江東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弟

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一秋遠愧向方曾賜履境疑是竟字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途遂晚取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賦也西康州即同谷縣今陝西鞏昌府成縣也乾元二年關輔亂公棄官客居於此洞庭湖名在

今湖廣岳州府與潭州青草湖相連至太曆五年為十一秋矣遠愧在南思北在今思昔也尚方乃朝廷王造御器之所賜履公曾為員外郎例該賜履鞋登樓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少留膠漆漢陳重字景公與雷義字仲公為友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仲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左傳趙孟謂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

在泥塗久矣汚泥之路也晚收謂收用之晚言未
收也李杜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
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
杜喬又范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公自謂已與李十
一也雲菊送別時景也○此公傷今思昔上四句
言之矣第三聯雖陳雷膠漆亦難與已與李十一
比並甫一失拾遺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矣

與李久交之情不得嘗近未復以李杜自比難於
為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離愁云耳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鄭秘監名審有湖亭在峽州
公春晚至江陵過之陪李尚書之芳泛舟其
間今又與李尚書之甥宇文晁及崔司業之孫
尚書之子崔或重泛餞別尚書之子連上文
讀見或為世家子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
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
復圓不但習池歸酌君看鄭谷去黃緣看平聲
賦也郊扉亭也野水湖也錦席淹留宴於亭也還
出浦泛于湖也欹側羊祜酒中迴船葛巾欹側言
醉也當對也霞散成綺言晚也習池習家池園晉
山簡鎮襄陽多遊其池輒醉歸兒童歌曰山翁出
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醉歸酌無所知酌酌

甚醉貌君謂同泛二人也鄭谷指鄭監前湖也黃
緣連絡貌去黃緣言醉歸者之多也谷口漢興有
四皓其後有鄭子真隱居谷口修身自保與四皓
相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真不屈而終○此
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
言諸餞飲宇文欲為淹留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
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肯回舟也第三聯賦湖舟
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

日遊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絕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按韻獠音家註云宵獵曰獠又音老註云西南夷名意阿段或夷人故公以胡奴比之姑存以俟博攷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

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嘗穿虎豹羣

賦也曛日入餘光也夔列地方無井以竹引山泉蟠接山腹間有至數百丈者裊裊長弱貌源泉之本也病渴公有消渴病傳聲傳來水聲也注水流射貌巫峽山高並出青雲源泉自高山而瀉下故青雲亦沾濕也胡奴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

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侃字士
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荆江等八列軍
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此因獠奴修引
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犒之也言山陰日曛
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
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
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反故公有
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遙聞一注之聲

來自高山青雲亦爲之沾濕未用胡奴事美
其夜浚獨能入山而取水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下之二終

上律

下之二

五

慶安四^卯辛^卯年四月吉祥日

中村市兵衛 開板

